

尘封56年日记首次公开

揭密朝鲜战争最隐密场面

真实再现战争原貌

《小兵张嘎》作者亲历朝鲜战争



Yangguang
Paodan
Weihunqi

阳光·炮弹·未婚妻

——徐光耀抗美援朝日记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一个时代的标本

一份惨烈战争的素描

一串浪漫情感的音符

《小兵张嘎》作者亲历朝鲜战争



Yangguang
Paodan
Weihunqi

阳光·炮弹·未婚妻

——徐光耀抗美援朝日记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阳光·炮弹·未婚妻：徐光耀抗美援朝日记/徐光耀著.

北京：中国文联出版社，2008.8

ISBN 978-7-5059-5952-1

I. 阳… II. 徐… III. 日记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
IV. I26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8)第114520号

书 名	阳光·炮弹·未婚妻——徐光耀抗美援朝日记
作 者	徐光耀
出 版	中国文联出版社
发 行	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(010-65389150)
地 址	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(100125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责任编辑	姚莲瑞
责任校对	刘 宁
责任印制	李寒江
印 刷	九洲财鑫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开 本	710×1000 1/16
印 张	21.5
版 次	2008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059-5952-1
定 价	39.00元

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

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<http://www.cflacp.com>

开花的生命

——小记徐光耀

闻章



徐光耀近影

这本书的作者是徐光耀先生。或许你还不知道徐光耀先生是谁，但是我要说一个人你肯定知道：张嘎。徐光耀先生就是那个制造张嘎并把张嘎制造得很轰动的人。小说《小兵张嘎》和电影剧本《小兵张嘎》都出自他的手。

《小兵张嘎》不过是徐光耀先生生命中开出的一朵花，在《小兵张嘎》之前，他还有长篇小说《平原烈火》，在《小兵张嘎》之后，还有《昨夜西风凋碧树》、《望日莲》、《四百生灵》、《少小灾星》等一系列著作。2005年，80岁时结集五卷。说实话，对于他来讲，五卷真是不多。虽不多，却是他生命的真诚表露。他不是那种靠灵感和聪慧能在笔墨上生花的人，他是拼着性命蘸着生命的汁液来凝铸文字的人。他的每一篇作品，几乎都是用生命换来的。你不信吗？下面的故事可以作证。

一、鲜血凝成的花

跟张嘎年龄相仿，徐光耀 13 岁参加八路军，可以说鼻涕还没擦干净哩。天天日行军八九十里，实在走不动了，不得不拽着马尾巴，让马半拖着走。病倒在老乡家，看他冷得要命，房东大娘非要让他跟她钻一个被窝。就是这么大的孩子，跟着大部队，每天颠倒了黑白（夜里行军、打鬼子，白天睡觉），跟鬼子周旋。特别是 1942 年，日本鬼子在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“五一”疯狂大扫荡之后，抗日力量几被灭尽，九死一生的他，却一直坚持在冀中对敌斗争第一线，在敌人的刺刀尖上滚来滚去。直到抗战胜利前夕，他亲身参加的战斗不下百次，几乎每次都惊心动魄，不知有多少战友死在他的脚下，甚至他的怀里，但他自己却每每从死神那里逃生出来。他活下来是个奇迹，身经百战的他身上没有一处弹痕更是奇迹。

这名小八路少言寡语，却对文艺有着天然的喜欢。打仗间隙，他从不空过，不是查字典，就是看小说及各种杂书。战地辗转中，凡是房东家有的书他都搜来看。在每次战斗胜利时，前线剧团的慰问演出都能引起他极大的兴趣。上过四年小学的他，不仅学会了写家信，竟然还时不时地诌几句诗。请读一首：“夜半鸡鸣第一声，迷蒙大雪抹路径。天将黎明人力尽，越墙窗下叫房东。”这即是十几岁时行军途中的即兴之作。随着抗战形势的好转，他那躁动着的从艺之心越来越难以抑制，同时，他也开始给报社写稿，战地通讯之类的文章经常见诸报端。终于在抗战胜利前夕，他闹着要跳行。已经是营级干事的他，在军政上会有很好的前途，领导也对这个真正在血与火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格外垂青。但是性情执拗的他根本不给领导面子，舍命要到文艺队伍中来，即使到剧社当伙夫也在所不惜。几经周折，他渐渐向文艺这面靠拢。1945 年 5 月份，从原先的锄奸科调去当军事报道参谋，踏着未尽的硝烟到前线采写战地

通讯,大量的战地通讯就是这个时候写的。一年之后,调到前线剧社任创作组副组长,跑龙套、写歌词等等的,跟艺术有了实质的接触。1947年1月进入华北联大文学系学习,至此,才算真正转轨成功。也正是在这里,得到陈企霞、萧殷、严辰、艾青等人亲炙,写出了颇有影响的小说处女作《周玉章》。与崔嵬、贺敬之、蔡其矫等人的师友情谊也是在这里建立起来的。

华北联大插班八个月毕业,之后,他被留下来做研究生。学生也好研究生也好,那情形都不是我们今天所能想象的,本质身份仍是战士。这期间他亲历大清河战役,在连续不歇的大雨中,冒着枪林弹雨滚过二十多天,下乡搞过三个月的土改,在六纵做过随军记者。解放战争势如破竹,他这个研究生也没有说毕业不毕业,很快又被调到杨成武的二十兵团办《战场快报》。从1948年8月底开始,徐光耀随着十万大军,从易县进入太行山经由山西到察哈尔,在塞外寒风中与傅作义的部队周旋。直到辽沈战役、平津战役结束,北平和平解放,然后又从塞外大踏步走向太行,再从太行驻进天津。随着解放的秧歌队扭到城里,他的戎马生涯才算结束。

利用在城里休整期间,他请了两个月的创作假。从1949年的7月7日,抗日战争十二周年纪念日这天,他开始了一个人的战争。枪炮声重在纸面上滚动,斗室之内风起云涌。王家堡战斗、护驾池伏击、双井村突围、朱家庄喋血……指挥员王先臣、旷伏兆、乾云清……战士李福贵、石俊德、齐寿昌、刘敬礼……还有那些房东老乡以及小侦察员……生活中的那些难忘的情景涌过来、荡过去。刀光剑影之中,他完成了长篇小说《平原烈火》的创作。1950年年初,《平原烈火》出版,一年内再版四次,印数达6万册,一时洛阳纸贵。

二、生死边缘的花

随着《平原烈火》走红,徐光耀也来到了中央文学研究所(后称讲习

所)深造,成为丁玲的得意门生。在讲习所学习期间,还以作家身份到朝鲜战场深入生活了八个月,这本《阳光 炮弹 未婚妻》便是他当时生活和学习的真实记录。1953年4月,讲习所毕业之后,到了华北军区文化部文艺创作组,当起了专业作家,军衔为少校。报到之后没待多久,这年7月,他便遵从老师的教导和当时的政治导引,来到河北雄县农村老家,摸爬滚打,跟乡亲们一起搞了三年的农业合作化运动。1955年,文学界出了“丁、陈反党集团”,丁者丁玲,陈者陈企霞,这一来,徐光耀在劫难逃。但这时的徐光耀仍不识时务,在陈企霞正在“反党”的时候,怜悯他没法过冬,竟资助他700块钱。还有,当作协党组调查丁玲的“反党事实”时,他还天真地认真地按照党性原则据实汇报,为丁玲“评功摆好”。跟“丁、陈反党集团”有了这样的“勾连”,还怎么能说得清?到了1957年下半年,火就烧到徐光耀的头上。于是,大会批、小会斗,一直斗了三个月,“斗熟”之后,把人“挂起来”:不给任务,不让出门,不能开会,不能与人交往,“继续反省问题”。



徐光耀进入老年后与申芸的合影

徐光耀无论如何想不开，一个从小参军，为革命生死不顾的人，怎么就成了“反党分子”？徐光耀整日为此焦虑狐疑。他把自己埋在书本中，企图逃避现实。可是，当他把一套《莎士比亚全集》看完，准备记下点什么时，脑子却一片空白。他意识到脑子要出毛病。但更可怕的事还在后头。一天他正抄着手在门后望着院子发痴，正在蹒跚学步的小女儿朝着他走了过来。平时，孩子是他的最爱。可是当这小姐姐伸着两只小手正要抓住门板，准备与他亲近时，他却冲着孩子大吼一声：“滚！”孩子吓坏了，转过身，张着两只小手，跌跌撞撞跌倒在对面的台阶上……

徐光耀意识到自己表现失常，怕是要“疯”。如果疯了，真的还不如死了好。不过，即使死了，也不能使问题得到了结，而且还要落个死有余辜。死也死不成，活着还不如死，早已是反动至极，还能怎么样？这样一想，心里倒豁然一亮：这个时候别指望谁来救你，若想活下去，只有自救。自救的方法，似乎只有写作。过去不是总嫌时间不够？现在不正有时间？写吧，可是写什么？怎么写？就写那能够逗人笑的、活泼鲜亮的、一尘不染的。只有这样，才能为混蒙、憋闷的现实透一透气。《平原烈火》中有个瞪眼虎，那么活跃的人，可惜没有展开写他。那么，就从这嘎小子身上找思路。由瞪眼虎联想到自己当年抗战时发生在身边的嘎人嘎事，特别是赵县两名机警的小通信员，一个个的嘎子，伴着硝烟战火，在徐光耀的脑子里打滚。最后，一个嘎眉嘎眼的张嘎笑嘻嘻地站在了徐光耀眼前。

徐光耀移情别恋，把生命嫁接到了小兵张嘎身上，他又回到了抗日烽火中，重浴灵魂。

就这样，一个多月，徐光耀把小说《小兵张嘎》写完，紧接着电影剧本也写成了。不为发表，不为拍摄。也不可能发表和拍摄。只是，徐光耀活过来了。

这便是《小兵张嘎》的写作过程。可能谁也不会想到，这丛花就是这样开在生死边缘。也许正是开在生死边缘，才这样绚丽和纯粹。你根

本想象不到作者正在大痛苦中,其实正因为大痛苦,才需要如此之大快乐。

三、梦里的花

1958年10月,新中国建国九周年。为共和国洒过血舍过命的徐光耀,此时已经是“反党、反人民、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”,开除军籍,开除党籍,剥夺军衔,降职降薪。国庆节前夕,通令下来,限三天之内,离开北京。9月27日这天,正是农历的八月十五,徐光耀被押解到保定农场劳动改造。天真的他以为能与在保定的妻子见一面,甚至说不定会过个节。真实的情况却是:顶着皎洁的一轮明月,他连夜被押往农场。接下来的事情不用说了,繁重的体力劳动使他差点累死,他甚至想写个申请,不要公职了,要求削职为民,回到老家当老百姓。因为当老百姓不至于累死。问题是他竟然连写半张纸的时间和精力也没有。一年之后,没有累死的他,被宣布摘掉右派帽子,分配到保定市文联做一般干部。他以为从此可以重新做人了,谁知仍是另类:摘帽右派。1960年11月,他被派到农村搞“整风整社”,与老百姓一起,一天吃四两粮食,几乎饿死。七个半月之后,饿得连灵魂都失去重量的他才回到机关。1961年秋,《河北文艺》一名编辑来保定文联组稿,问到徐光耀可否有稿子。徐光耀说:“有是有,可是你敢发吗?”这名编辑说:“你有我就敢发。”徐光耀就把《小兵张嘎》小说稿给了他,很快《小兵张嘎》在《河北文艺》发表,随后《北京晚报》连载,紧接着中国少儿出版社出了单行本。第二年,徐光耀把电影剧本寄给老战友崔嵬,电影也拍出来了。小说红了,电影红了,但作者的命运并没有就此得到改善,相反,倒是因为出名都知道这里有个摘帽右派,由此给他的工作和生活添了好多麻烦。

“文化大革命”中,几经动乱之后,他被遣送回老家。林彪事发后落实政策回城,分配到保定群艺馆,住在一间养过小老虎的屋子里。就是

在这间“虎穴”里，还是中学生的铁凝拿着习作向他来请教。他一句话奠定了铁凝的从文生涯：“你这已经是小说了，而且是不错的小说。”从此铁凝成了这里的常客。

四、心灵之花

粉碎“四人帮”之后，年逾半百的徐光耀重整生命。1976年的12月份，就开始构思抗日题材小说《望日莲》，第二年1月操笔，十日内完成近两万字的初稿。一试成功，说明他艺术生命虽屡遭摧残而竟未死。1977年3月，《望日莲》在《人民文学》发表。随后他写出了《“心理学家”的失算》、《“二龙堂”看戏》、《长眉大褚》等一系列中短篇小说。试笔成功之后，他开始创作构思了多年的长篇小说《将军向我们走来》。

1979年1月，徐光耀的右派得到改正，二十一年的冤屈终获平反。

政治生命得以恢复，但是接下来的好事却让他不知所措。1981年徐光耀调省文联。说好不当官，只搞创作，然而身不由己，1983年6月任省文联党组书记。1985年5月，党组书记、文联主席兼任。1986年底任省文联主席，这样一直到1996年10月铁凝来接他的班。十几年的当官生涯，写了无数份辞职报告，却不奏效。长篇小说却不得不中辍。不过，在他主政期间，铁凝、陈冲、汤吉夫、贾大山、梅洁、申跃中、杨显惠、冯敬兰、何玉茹等一批中青年作家活跃起来，为河北赢得了荣誉。他自己也衰年变法，写出了《我的第一个未婚妻》、《两出大戏》、《紧邻》、《跳崖壮士》、《杀人布告》、《千萌大队》、《忘不死的河》等多篇小说，名之曰《我的喜剧系列》。一发表出来，便赢得了众人的激赏。

离休之后，年已过七旬。回想自己一生，有两大情结，一是抗战，二是反右。一正一反，一红一黑，组成他绮丽而凄厉的一生。抗战的事他写了一些，反右的事他也必须写。其实早就想写，只是头绪太多，一时难以理清。终于机缘到了，1998年，徐光耀躲进山里，闭门谢客，将自己再

次置身于当年头朝下脚朝上的情境中,度人度己。站在国家和民族的高度,去掉个人恩怨和一己之私,来还原那段特殊岁月。这便是那部《昨夜西风凋碧树》。出版之后,誉声四起。刘白羽写信给他,真诚谢罪。他回信给刘,笑泯恩仇。他俩的通信,成为文坛一时佳话。这部书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。

如今,徐老先生年逾八十,仍是宝刀未老,笔耕不辍,有《残甲集》系列不断刊登出来。回顾走过来的人生道路,徐光耀也对自己有一个评价:“一路上艰险、曲折、罪戾,太多了,真是汤镬炼骨,魔焰炼魂,几番地脱胎换骨。但经验过、奋斗过,也慷慨豪迈过,在大灾大难面前,不曾毁坏良心,落个体完神清,这也就很值。”

几句说明

1952年,我正在中央文学研究所(讲习所)学习。那时,抗美援朝战争正打得火热。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,人们的政治热情和生产热情空前高涨。每一提到“抗美援朝、保家卫国”立即会激起同仇敌忾、激情迸发的感情。在这种气氛下,作为一名老兵,我觉得必须投身前线,同老战友们一道奋勇杀敌,才对得起党和祖国人民。加之,我当时热恋着的未婚妻申芸,也已经去了朝鲜,做着生死苦斗。这样,我就很难安心伏案学习了,而能与爱人战地相逢,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的想法,也鼓舞着我。于是,找到文研所所长丁玲,试着向她请假。不想她极力支持,说:“应该去,多去几个人,把部队上的几个都叫去。能赶上这一批也好,赶不上就单独组织一批,搞到什么时候觉得应该写了,结构得差不多了,就回来。或者一直搞到战争结束和部队一起回国。”于是就有了这次朝鲜之行。

日记,本是记下私人的事体,不准备给人看的。多年放在家里,只是一份念想儿,并不曾想到示人。五十多年过去了,在83岁的时候,再来翻看它们,除了感到那时的浮躁和幼稚之外,却也被那份年轻时的天真和纯洁、痴迷和激情所时时打动,至于每每落下泪来。我有位知心好友闻章,他看了日记之后,说这样的原生态的东西,如今还哪里去找?它不仅是一个时代的标本,也是一份惨烈战争的素描,不只有伟大牺牲精神的英雄群像,也有不少深味人生的体验。这样的东西,不能当个人的私产对待,应予出版,以飨今人和后人。他的话,着实引起我的思索,并最

终同意了他。

在我一生的日记中，能单摘出来独立成篇的，只有抗美援朝这一段。于是，闻章奋其勇壮，不辞劳累耗神，稍加整理而且打印，让它以现在这个样子面世了。这是我至为感谢的。

徐光耀

2007年11月18日

1952年

4月16日

下午2点半,我披挂整齐,离开这鼓楼东大街103号。孟冰、孟君、司竹等人及一伙公务员相送。我坐上三轮车和他们告别。在三轮车上,我感到幸福。我目光灼灼,向街上的每一个人微笑。如果他们知道我是到朝鲜去的,他们一定会为我欢呼的。

在文联,见了古立高,我们扯了大半天。4点,我又找见了陈企霞。他劝我多写些通讯也好,随时随地写,十分要紧。

4点半,上汽车了,文联一大群人来送立高。5点到东站,随即放行。我们上了软席卧铺。5点20分,车缓缓开了,随即越开越快。窗外闪着屋顶,闪着树尖,闪着城头,大地旋转着,啊,出北京城了,离开了!

我的行李,我的挎包,都这样重。我有点后悔,这些难道与我的工作都有什么帮助吗?回答好像是否定的,但我带了。

4月17日

11点半,到达沈阳,天下着小雨,坐上三轮,到了东北军区政治部,在秘书室碰见二位小秘书,干干脆脆,立即处理问题,先到招待所,明天即可上车到安东。

来到东北军区第二招待所,住上三楼21号房间,放下行李即冒雨和立高去街上转了一圈,到了军人商店、新华书店、百货公司大楼。

晚饭蒙小灶招待,与呢子军装干部坐在一块,稍觉拘谨。晚上去东北电影院看《带枪的人》。影院秩序极坏,放映时也半开着灯。军人极多,荣军(荣誉军人,指伤残军人)可免费入场。

4月18日

6点起床,早饭后坐三轮车到沈阳车站,立高已预先买下票,9点半车开了。八个半小时后到达安东。

在安东办事处,经王同志看过介绍信,说明天有代表团去开城的车,可捎你们去。到平壤下车,再经大使馆想法转志政(志愿军政治部)。这样看来,我们机会尚好。

到招待所来,一路上扛着行李,立高说:此之谓大丈夫能屈能伸。

到招待所已是7点半,安置在一简陋大屋中。我便和立高出去逛,从六纬路穿出,至毛泽东路,过劳动宫,正放电影《永远的秘密》。想看,



铁路职工为志愿军回国报告团贡献慰问品,慰问袋中是大量的书信和小巧的针线包之类。

时间已来不及。赶出很远,在一家小饭馆每人吃了25个饺子,250元一个,较北京约贵倍半。

回来时,天已大黑,通街无灯,不仅无路灯,商家字号也不让灯光跑出来,很多则把门窗关起来。不过,车子、三轮车仍不断往

来,行人道上也不断有人走过。城市在默默中活动着。也许,这就是战时的景象了。

8 时许,屋外有飞机声,但灯并未关闭,人欢马叫,一切如常,更不开警报声,想来一定是自己的飞机了。

天空、街道、人烟、屋宇,都是平静,甚至是恬适的。不是灯火不太辉煌的话,也许人们并不记起战争吧!

火车照样开动着,吼声、隆隆声,哗哗地震动,和在前门车站的感觉没有两样。

我终于到达安东了。引颈南望,一水之隔,又是一番天地。

芸,三天之间,我们之间的距离竟是缩短了这样多!

4 月 19 日

早晨的安东令人兴奋。我要写诗赞美她了。可惜,我留恋着《毛泽东选集》,没有把情绪集中起来。

5 点就起床了,正读着《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》时,国歌声哗然而起,昂扬于平静的晨空。从窗子望出去,数百学生在大广场中操练,迎着风,迈着步子。儿童的美丽本有十分,而戴红领巾的更增加了十分美丽。年轻的学生,他们前进的脚步,正是国家前进的脚步。看,多么威武!铜鼓洋号为导,歌声是:起来,不愿做奴隶的人们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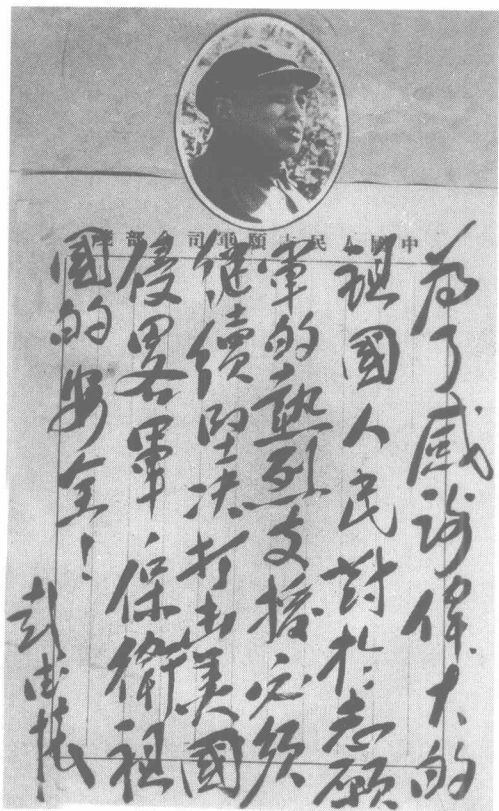
在国境线上的安东,默默中握紧拳头,瞪圆眼睛,屹立着。

上午,与梅科长联系好:乘他们赴开城代表团的,一路至平壤。

下午 1 时乘车出发,顺鸭绿江而上,约出四五十里,始过江。安东街上停满了抹了泥的汽车,满载待动。人们用钦敬的目光送我们。

一过江桥,朝鲜到了!

第一眼,桥头上几个志愿军战士,旁边蹲伏着几挺高射机枪。在防空洞口,一个漂亮的朝鲜妇女,背着一个小孩,膝下还环绕着三个小孩,注目望着我们。



这是彭德怀给志愿军战士的题词

腰后缠着孩子在簸豆子的老奶奶，背着粪篓、拄着拐棍正在上山的少妇，排成行在汽车路上行走的小学生，把纤绳套在肩上、同黄牛一起拉着车的老汉，都给我坚强的力量和激动的情绪。

我看见过受难的人民，我也亲身经历过苦难，我是多么懂得痛苦啊。然而，我更有理由相信，通过了苦难的人民，才是最坚强的。

汽车已飞驰在异国的土地上了，这块土地与我的祖国只一衣带水，用不到百米的木桥联系着。我辞别了祖国，同时便觉得这块土地也是我的“家乡”了。

经过永山、龟城，天黑了，汽车疾驰着。大山一座一座地当面迎来。汽车在山脚、山腰、山顶上奔驰着。朝鲜的山高而险峻，满山葱郁，着实招人喜爱。如果流水更大更响些，它够多么迷人啊。

同车遇见一位青年，我真爱他。在办公处门口，他是首先把背包噗通一扔，抢上车来的。他拿着个大正琴，一坐稳，便听见他的琴声了。一路上，见了往回走的汽车，他便向人家招手：回来，回来，咱还一块回去吧！碰见停了的汽车，他便叫人家：走，就伴走吧！遇见开过去的车，他又叫人家：（用朝鲜话）赶上，赶上！到西浦，天已拂晓，他招呼我们下车，踏着烂泥为我们领路。他不厌其烦地打听，解释为什么要走这条路。